

中秋节快到了,商场里的月饼琳琅满目,品种多样。但我每次经过那里,都没有驻足。我再也不像小的时候那样对月饼垂涎欲滴,渴望至极。

记得小的时候,每逢中秋节,学校总是给我们小朋友分发月饼,每人两块用油腻腻的纸包好,我们拎回家向爸爸妈妈报喜。母亲总是在此时买来许多月饼庆贺中秋佳节。那月饼有冰糖的,有豆沙的,有杏仁的,特别香甜可口。母亲把月饼切成数块,给我们和姐姐每人一份,绝对平均。我们都会舍不得吃,放在嘴里慢慢品尝。我总是憋不住先吃完,姐姐便用手中的月饼喂我,非要我听她的摆布,才夸奖我一块,我至今记忆犹新。

1963年的中秋节,是我过得最愉快的一个中秋节。母亲特别重视,给我们设计了一个奇特的过节方式。为了便于赏月,她要我们搭建一个平台,等到八月十五那天,一家人围坐在一起,吃月饼观

流金岁月

## 难忘那个中秋节

□ 齐杰

月亮,多惬意啊!我和姐姐非常感兴趣,每天放学回家,我们就四处找砖块和废旧的预制板。一个星期下来,院子里堆得满满的。母亲请来瓦工师傅砌成四根立柱,把预制板铺在上面,便成了一个简易的水泥桌。我们深深地知道母亲的用心良苦,是要培养我们的劳动习惯。

八月十五那天,我和姐姐早早洗漱完毕就围坐在石桌边。爸爸抽着香烟,妈妈喝着清茶,我们吃着月饼,一家人在一起赏月。那月亮挂在天边,特别的圆,特别的亮。微风吹来,那月亮一会儿躲在

云层中,一会儿又露出美丽的脸,仿佛是在和我们捉迷藏。我们快乐

极了!我从来没有这样细致观察过月亮,我觉得它是星球中最美丽最耐人寻味的一颗。我突发奇想,若是从天上落下一个悬梯,我恨不得爬上去,把那可爱的月亮摘下来,深深地亲吻,满足一下此刻的心情。月光洒向大地,把四周照得一片银白,蟋蟀不停地鸣唱,显得格外的幽静。我们聆听妈妈讲述着嫦娥奔月的故事,想象着月宫里的神秘,有一种飘飘欲仙的感觉,这时我才真正尝到了赏月的滋味。

自从那次中秋节后,我就对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我总是情不自禁地把圆看作是月亮,看作是月饼,都是我渴望以求的东西。小的时候,我最喜欢画圆,反复描摩,不

号码进行对照揣摩、思索修改,然后确定下一期要买的号码,这已成为她生活中的重要内容。

老人家还告诉我,“听说美国有一位老人,买了一辈子彩票,已家徒四壁,但他依旧锲而不舍,直到生命的尽头。他的老夫人已70多岁,扑在老头子身上痛哭流涕,说为了实现你的愿望,我跟你受苦受累,现在你走了,我怎么办?这时电视里又在播中奖号码,老夫人下意识地把手伸进老头子的上衣口袋,竟然摸出了一张彩票,而且就是头彩。老头子去了,但愿愿望实现了,只要心诚,石头总会开花。”

她老人家生活十分简朴,吃穿都不讲究,除了买彩,从不乱花一分钱,但为买彩花钱她眼都不眨。如果哪天不买彩票她就感觉不自在,感到不安。彩票已成为她的寄托,甚至生命的一部分。如今,她一如以往,买彩不止,不到黄河心不死,不达目的心不甘。由于现在年事渐高,加上体弱多病,行动多有不便,她常把那神秘的数字写在纸条上,委托子女们帮买。好在子女们不厌其烦,每求必应,乐在其中。

苏奶奶锲而不舍买彩的精神,很使我感动,我衷心地祝愿她能实现愿望,让无言的石头真的能够开出灿烂的花。

芸芸众生

## 但愿石头能开花

□ 方有清

“只要心诚,石头也能开花”。邻居苏奶奶说。苏奶奶今年74岁,是个受人尊敬的彩迷,彩龄已达10年。她开始是每天买一注,后来每天买两注或三注,现在工资增加了,每天买五注。十年如一日,从来不间断。她告诉我,“买彩票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,花钱不多,既为社会出了一份力,又买了一份希望,何乐而不为呢?中不了大奖,我和老头子都拿工资,日子也能过,如果中了大奖,我一部分捐给慈善事业,其余的分给几个子女,帮他们把日子过得更好一点。”她这么高尚,我肃然起敬。

苏奶奶买彩可是远近有名人士,她的小本本上记着密密麻麻的神秘数字,那可是她的宝贝,睡觉放在床头,看电视放在茶几,串门随身携带,形影不离啊。平时见她坐在那里纹丝不动,那是她在酝酿彩票号码,像一位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将军在思考,深思熟虑后便立即记在小本本上,然后作出买的决策,胜负在此一举,当然是负日俱多。电视里的福彩体彩节目,她是雷打不动必瞧,还要把每次中彩的号码一一记下来,和自己买的



鲁彦周 著

人家一个小丫头,是跟徐参谋长夫人一道来的,现在卫灵的事你们都没搞清楚,徐寻也还是参谋长,军政委并没有撤他的职,你们怎么可以对他的夫人的同事周凤搞刑讯逼供呢?这些人不做声。彭均把我从泥水里拉起来。这时有人嘀咕了什么。彭均说:军政委那边我去说,你们不知道军政委对她一直很好吗?不知道还打算把她和师政委方青结成一队吗?这事你们都是知道的。现在军政委根本就没有发话,不过是老储和老任在办这事,难道你们就不为自己留点出路吗?你们现在听储宁西和任行的,要是军政委追问起来,老储可以说他不知道,你们能逃得掉责任吗?凡是事情都会有变化的,你们就能断定军政委不会过问这件事?军政委的脾气你们是知道的,还有方青师政委呢?你们以为他不会回来吗?他要是回来了,你们把周凤逼死了,你们就想后果吧!

彭均的这席话还真把这些人镇住了。我看见他们低声说了几句什么,那个女人说:彭政委,我们不过是奉命行事,你不要怪我们。既然你出面了,我们就向储副政委汇报,这个人就交给你了。彭均突地火冒三丈地大声说:交给我就交给我,你们

还想威胁我彭均吗?他娘的皮,你们把我看成什么了?!

彭均一发起火,一骂人,这些人还真怕了,便灰溜溜地走了。

我没想到彭均会在这时出现,而且敢于这样地大胆直言,甚至骂这些人。这使我又意外又激动,我像见了亲人一样,哇的一声大哭了起来。

从这天起,真的没人来找我麻烦了。也就是从这天起,我对彭均另眼相看了。我原来不知道他还有这种仗义执言的精神,更不知道他在这里的地位。原来,这个道委书记的党内的地位是很高的,他还是省委委员。他年纪不大,也就是二十六七岁吧。他是老资格,是二八年的党员,而且在二十五军里还受到徐海东的器重。所以,这里的人对他是不敢小看的。因为我得到了这位有地位的老乡的照顾,在医疗棚里的日子开始好过些了。虽然多数人不敢理我,但也不怎么强迫我干这干那了。

我虽然处境略好些,可心里的伤痛,人格受到的侮辱,是绝对忘不了的。我一想到那天他们对我那样,我心内就有一股火在燃烧。我觉得在革命阵营里,不该发生这样的事,对同志不信任,随意打击,甚至搞私刑,要不是彭均的仗义执言,我还不知道会遭怎样的罪呢?

厌其烦,因为心中始终荡漾着一串追求感。圆是吉祥的象征,花好月圆,功德圆满,团团圆圆都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和向往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,我们过了一个又一个中秋节,但是都没有那个中秋节过得让人难以忘怀。也许那是个物质匮乏的年代,能吃上一次月饼感到无比的幸福,也许小的时候对过节特别的感兴趣。可如今我怎么也吃不出当年的那种滋味,怎么也找不到儿时的那种感觉。也许是缺少一种精神寄托吧!

每逢佳节倍思亲。每当此时,我就想起了那个中秋节的夜晚,就想起了远离我们而去的父亲,不禁就潸然泪下。我多么渴望当年的情景能够重现,多么希望父亲能够再和我们团圆。我常仰望天空,感叹岁月的流逝,如今我们都已人到中年,再也不可能回到孩提时代。也许单纯和幼稚也是一种幸福,因为他充满着理想和希望。

## 天凉好个秋

□ 方向

曾经令人咬牙切齿的苦夏,一转眼就了无踪迹,一觉醒来,满世界都是秋天的味道了。湖边小城的清秋,因为断线似的秋雨,已变得有些寒气袭人,紧闭窗户,办公室就显得十分安静。心无旁骛地叩响键盘,借助无形的网络,感知着身外世界的喜怒哀乐。素面朝天,是朝着白亮无言的显示屏,细小的方形字,记录着一个俗人的生命履痕。杯里精致的黄山毛峰散发袅袅烟雾,让我感觉到生命的灵动。

年轻的时候,特别喜欢魏晋文学,深深地被魏晋人士的生活、个性和思想所吸引。我想他们身上都闪烁着对人生价值的思考,对生命意义和归宿的深刻反思。体现着一种介于群体与个体、理性与感性之间的热忱体悟。自从来到这个城市,过着昼伏夜出的生活,匆匆奔行于人世之间,早已忽略了季节的嬗递,早晨从黄昏开始,夜晚到凌晨结束,唯有在清晨下班回家,经过环城河,两岸零落的灯火,才静静地告诉我世界的颜色……就这样,在城市里一住就是二十年。每次经过河边,都要朝四周看看。河的北面是立交桥,西面是拔地而起的高楼,东面的卧牛山早已被马路一截两断,没有了旧时的青山,水也就难当个“秀”字。但河仍然是自顾自流,流水改变不了时光,但时光也休想改变流水,时盈时浅,时清时浊,那一河的水从来都波澜不惊。

秋天是最适宜思考的季节。四季之中,只有秋天可以走得那么“深”,像一条悠长的小巷,走到尽头,也就临近了冬的边缘。经过二十年的风雨,才发现,魏晋人士的魅力,在于人生的诗化。他们也是从庸俗而来,只是被他们的思想、文字诗化了,有些倦怠,有些迟暮,更多的是冷暖自知和安之若素。因为思考,他们才存在,才伟大。即使痛苦,也是因为清醒,因为还有良知。

经历过很多秋天以后,才发现,这些年我其实就是很庸俗地走了过来,那些过往的喜悦和悲伤就是生活。只不过我用文字将过往的生活诗化了,幸福、忧伤,都在这一路行来的路上。留在纸上只有自己当年的影子,站在季节的车站喃喃自语,答非所问。

天凉好个秋。未来会写成什么样子,断简残编或天地华章?更多的风景会在更远的路上。留下的,留不下的,终于知道,比深秋更深的是——时光的流水。

情感天空

## 太客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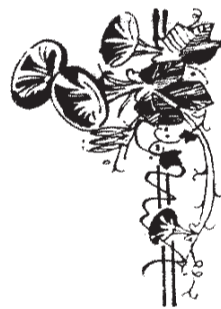
□ 王思亮

幽默小品

某检查组要来单位检查工作,主任对我说:“去买点水果,弄点好茶,把接待室打扫一下,做好迎接工作。”

接到指示,我风风火火行动起来,当一切安排妥当,我发现饮水机上已没了矿泉水,于是我又扛来一桶准备换上。然而我刚把桶提到半空,一不小心就脱了手。桶落地后被摔破,洒了满满一地水。我急忙向同事求助,同事们有的拿着扫帚,有的拿着拖把赶来了。

不一会儿工夫,检查组到达。检查组领导看到我们还在忙碌着,很过意不去地说:“你看看,我们来了就来了,你们还专门洗地板,真是太客气了。”



蔡竹青 著

那人对着方郑二人分别端详了一下,让他俩背靠背坐下,取出粉末、颜料调上水,就在他们的脸上忙忽起来,片刻后,拍拍手,道:“转过身来吧。”方郑二人转过身,不由得同时一愣,原来,郑途看到的是一位敦朴憨厚的中年汉子,而站在方君敬面前的却是一个徐娘半老的农家婆娘。

那人又从屋里取出几件衣服,让他俩换上,道:“郑大嫂穿着布裙,走路可要慢一点,到了人前还得扭扭小蛮腰,要是雄纠纠的如同流星赶月,露出了马脚可怪不得我哟!”

郑途心胸本宽,虽觉穿着女衣浑身不自在,但即知此人是真心助他们脱险,当然不再介意先前之事,当下衽衽一礼,道:“奴家本是乡野村妇,失礼之处还望这位大哥不要见怪。”

那人“咯咯”笑了起来,道:“谁是你大哥,当心你家老公揍你!”说完,转身进了里屋。不一会,门帘一掀,从里面出来了一位老婆婆,对郑途道:“好媳妇儿,快扶着婆婆上街要耍去。”郑途当然知道这婆婆是那人所扮,不再惊诧,但对此人以假乱真、维肖维妙的易容之术心中却是十分佩服。

三人出了小院,穿过巷子来到街上,先到客栈悄悄地接出刘玮儿。那人已准备了一套衣衫,把他改扮成一个乡下顽童,然后,四人沿着街道,不慌不忙地向镇外走去。镇上到处都是官



蔡竹青 著

兵,挨家挨户地搜索着,到了街头,又有许多持刀佩剑的血旗帮众,对过往行人一一盘查,但见了他们的模样倒是全不在意。四人出街向南走了里许,到无人处时立即施展轻功疾驰。郑途身体强健,内功底子不薄,轻功更是他的强项,虽然背着刘玮儿,奔起来耳边呼呼作响,偶尔侧眼看去,却见那人身法妙曼轻盈,每一步迈出刚要落地时却又滑出一段,飘飘忽忽的总在他的身前身后,而方君敬紧跟在他们身后,步履沉稳,不慌不忙,看情形似是未尽全力。

郑途心中暗道,自己在玉门关中,轻功可算一绝,但眼前二人,不说别的,单论轻功就比自己高出一筹,看来江湖中真是藏龙卧虎,能人辈出。

几人一口气奔出半个多时辰,停下脚步,估计离长岗集已有三十里开外了。郑途瞥见那人额上渗出细细的汗珠,从自己怀中掏出汗巾递过去,道:“这汗巾刚刚洗过,兄台若不嫌就请擦擦脸吧。”那人接过汗巾,笑道:“郑大英雄好俊的功夫,背上背了个人我们都险险追不上。”

郑途脸上一红,道:“见笑见笑,兄台的轻功如此奇妙,不知出自哪位高人门下?”那人道:“你三缄其口,噤若寒蝉,我又为何要告诉你呢?”郑途正待开口,方君敬在一旁忽道:“敢问江南一鹤雪儿前辈与兄台是何关系?”